

高等学校新闻出版专业教材



魏秀萍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现代图书编辑学

选题 组稿 审读 加工 发稿 读校

现代图书编辑学形成于长期的图书编辑实践，是新闻出版与发行专业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本书对现代图书编辑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编辑各环节的具体操作方法结合大量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详尽的探讨。



高等学校新闻出版专业教材

现代图书编辑学

魏秀萍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图书编辑学/魏秀萍编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311-03338-5

I. 现… II. 魏… III 图书—编辑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G23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487 号

责任编辑 刘蓓蓓 陈红升

封面设计 徐晋林

书 名 现代图书编辑学

作 者 魏秀萍 编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338-5

定 价 19.8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言

图书编辑成为学问,即“图书编辑学”,一方面反映了图书编辑系统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更加趋于科学和规范。换句话说,图书编辑事业的发展促成了这门学科的创立和嬗变。

在远古时期,人类通过视、听和嗅觉等身体感官的接触来交流和传达信息,后来,又依靠结绳、契刻记事来学习和保留文化。虽然那是直接、表象的传播方式,但是其中已经包含了“阅读”和“传承”的成分,也就有了最初的“编辑”的要素,只是人们并未理性的认识而已。直到文字出现并有了最早的“图书”,“编辑”工作的重要性才逐渐被凸显出来。

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资源的拥有、传播与积累。知识经济要求知识创新和知识重组,社会的各类信息需要大容量、大范围、高速度和高质量地传播,而科学技术的高度、迅速发展,则为此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就是一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图书编辑既是知识重组,又是知识创新,是一种再创造的文化工程,依赖知识生产者、加工者、传播者的全力推动。其内容不仅是原有知识形态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复合、应用性能力的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等。这一切即赋予了编辑出版方式全新的活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对图书编辑提出了挑战又提供了机遇,促使编辑出版业正在经历一次空前的革命。图书编辑学是新闻出版与编辑出版、发行专业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本书编者意识到,当下,编辑出版业已经成为被新的经济形态赋予了更加重要的社会功能的新型产业,而编辑角色的时代特征也更加明显,编辑既是出版产业经济的实体和直接推动者,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知识资源与新型产业经济的中介。因为图书编辑出版业是传播知识信息的重要渠道,知识经济要求社会提供一个功能齐备、体系完善、技术先进、机制灵活的知识信息制造与传播机制,编辑出版业就要

自觉适应这一要求及态势,加速更新与调整,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工作方式以及社会角色等方面实现快速转变,适应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经济的全球化相对接,有效地为知识经济发展服务。因此,突破已有方式方法,挖掘、重新组配新信息,更好地将其提供给信息接受者,是编辑出版工作者的使命,这需要编辑的创新来推动。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在体例的安排和具体的论述中,既注意了宏观的创新意识的引导,又注重了具体的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可操作性。先从宏观方面横向综合通论图书编辑理论,诸如图书编辑学的溯源,概念的界定,图书的分类,编辑工作及编辑人员诸要素,图书编辑思想与风格等;然后从微观方面采用纵向分论形式,重点阐述编辑“六艺”流程中具体的图书编辑各环节,诸如图书选题策划与组稿,品牌图书的开发,图书审稿,编辑加工,发排,图书校对,图书装帧设计,图书编辑现代化等等,并以此为侧重点,注重实践技能、操作方法的讲述。同时,结合大量案例进行深入地探讨和详尽地介绍,以做到通俗易懂,便于掌握。

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全国尤其大多是在重点名校中开办设置,而在西北五省区的发展相对较薄弱,除陕西两所高校开设之外,甘肃联合大学设置此专业也仅是本省唯一一所,因而未及形成学科群。本书编者基于长期从事图书采编、管理和研究的经历,又有本专业课程系统教学的实践经验(具体承担过《编辑学原理》《中外出版史》《图书发行学基础》《出版物市场营销》《中外版权法规》《文献学》《目录学》《中文工具书使用》等10多门课程的教学),在承担《编辑学原理》课程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感到有关编辑学的教程理论性太强,编辑出版学应是应用性学科,因此,平时广泛涉猎本学科前沿动态、注意收集大量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实训案例用于实务类教学,学生在实践教学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不可限量的创造力,这激励着本人不断探索,所以,非常感谢我可爱的学生,是他们给我以教学角度的激发与不断积累的互动资料。本书正是课程教学的心得和感悟,经反复修改后编著而成。

本书编撰过程中参阅和汲取了许多学者的专著和研究成果,已列出了相关文献资料目录(但一些在网上转载的资料,限于条件未能一一详列)。尤其是武汉大学吴平教授编著的《编辑本论》,其关于编辑学理

论的若干观点见解,给编著者不少有益启示,本书中对其中部分观点予以采纳和引用,在此对闻道在先并身体力行的先行者们,表示最崇高和最深刻的感谢!

本书的编撰得到兰州大学程金城教授、博导的亲切关怀与亲自审阅指导,甘肃书画院的马国俊院长针对内容体系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此外,本书的编写出版得到过《读者》出版集团的副总黄强、副总编富康年,甘肃教育出版社的王光辉社长、朱富明副总编、赵鹏老师,兰州市广场书城的朱洪兴总经理、严华副总经理等亲朋好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尤其侄女魏萱对书稿的整理录入工作倾力相助)。兰州大学出版社的陈红升副编审、刘蓓蓓、武素珍等工作人员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紧迫,限于作者识见和能力,本书还有诸多不足,只是图书编辑浩瀚大海中力所能及掬起的一瓢水,不揣浅陋编写,就教于前辈、专家和同仁,敬请不吝赐教。

魏秀萍敬识

2009.3

目 录

总论 图书编辑学研究概述·····	(1)
第一节 我国图书编辑与出版活动溯源·····	(1)
第二节 图书编辑理论研究·····	(5)
第三节 图书编辑学 ·····	(13)
第一章 图书 ·····	(17)
第一节 图书的概念及其分类 ·····	(17)
第二节 传承社会文化的图书文献构成要素 ·····	(23)
第三节 图书文献与社会文化传播 ·····	(26)
第二章 图书编辑工作 ·····	(30)
第一节 编辑概念 ·····	(30)
第二节 编辑与文化 ·····	(35)
第三节 图书编辑工作 ·····	(39)
第四节 图书编辑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40)
第五节 信息时代的图书编辑工作 ·····	(45)
第三章 图书编辑人员 ·····	(49)
第一节 图书编辑人员的思想素质 ·····	(49)
第二节 图书编辑人员的职业意识 ·····	(53)
第三节 图书编辑人员的文化修养 ·····	(58)
第四节 知识经济时代图书编辑的角色定位 ·····	(63)
第五节 图书编辑与作者、读者三者间关系·····	(66)
第四章 图书编辑思想与风格 ·····	(78)
第一节 图书编辑思想 ·····	(78)
第二节 图书编辑风格 ·····	(91)
第五章 图书选题策划与组稿 ·····	(97)
第一节 图书选题策划概念诠释 ·····	(98)

第二节	图书选题策划制度	(100)
第三节	图书选题策划的特点	(112)
第四节	图书选题策划方式与选题创意	(117)
第五节	图书选题策划案例分析	(128)
第六节	图书组稿	(141)
第六章	品牌图书的开发	(147)
第一节	图书品牌决策	(147)
第二节	品牌图书的选题策略	(155)
第三节	畅销书与常销书	(159)
第七章	图书审稿 编辑加工 发排	(176)
第一节	图书审稿	(176)
第二节	图书编辑加工的意义	(184)
第三节	图书编辑加工的范围	(186)
第四节	图书编辑加工的主要方法	(193)
第五节	书稿整理与发排	(197)
第八章	图书校对	(200)
第一节	图书校对制度	(200)
第二节	校对实务	(208)
第九章	图书装帧设计	(219)
第一节	图书装帧策划与设计	(219)
第二节	图书装帧设计的基本常识	(224)
第三节	中国图书装帧设计的历史演进	(231)
第四节	图书装帧设计的基本原则与总体策略	(237)
第五节	图书装帧设计中三大主体设计要素	(242)
第六节	图书的整体装帧设计案例分析	(245)
第十章	图书编辑现代化	(253)
第一节	图书编辑现代化的概念	(253)
第二节	图书编辑现代化的内容	(256)
第三节	图书编辑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70)
参考文献		(284)

总论 图书编辑学研究概述

图书编辑学研究形成于长期的图书编辑实践过程中,是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的基本依据,指导着编辑实践,并随着编辑工作的发展而发展。图书编辑理论作为一种知识观念形态存在,对任何一位编辑职业人员来说都是一种对自己从事职业的性质、意义、前景、价值的理解及其信念所在,是编辑实践所需要的,对实践有指导意义,更是编辑事业所坚持的。因此,图书编辑学研究即是关于图书编辑工作原理或编辑工作法则的陈述与总结。

具体讲,图书编辑学即是以图书编辑为对象,分析编辑活动内、外部环境;在编辑实践基础上,寻找编辑工作高效化、现代化的最佳途径;认识不同环节、不同阶段的图书编辑工作特点,总结编辑工作中的一般规律,预测自身发展变化趋势,归纳编辑原理,有着独立的理论知识结构体系的系统性研究。

第一节 我国图书编辑与出版活动溯源

一、我国古代图书编辑活动的渊源

一般谈到图书的概念,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符号、载体、知识信息。符号包括文字和图像,中国的文字符号是独具特色的;载体应该具有可以移动、便于复制传播的性质,中国的图书载体与中国的物质资源有着密切关系;知识信息应该指比较系统的著述成果,而不是一般的文字和图像符号。对于图书概念而言,这三者是不可或缺的整体。图书是编辑出版的对象,人们论述古代编辑、出版的概念,必然涉及图书的基本要素。有人认为:“以整齐文字为己任的编辑,就在原始先民们的造符运动中产生了。”

中国古代的“编辑”概念,从词义上溯源,也是和图书的载体形式、复制传播方式相联系的。《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这说明商代已经有了记载历史的典册。关于“册”字,《说文解字》解释为“次简也”;段玉裁则注释“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与简牍同时,作为文字符号载体的还有甲骨和金石。甲骨文中“编”字,从字形上看也是“会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意”。所以,中国最初使用单音节的“编”字,表示将刻录了文字内容的版片(由于竹简、木牍、甲骨等载体所能书写的字数有限,而必须加以编连),按照一定的顺序(分类、时间、内容等)编连成为篇章(典册)。

中国最早从事这种编次简册事务的人员是史官。《汉书·古今人表》记载:“仓颉,黄帝史。”这说明夏商时已有史官的建置,“仓颉”是文字的发明者,也是史官。史官是最早掌握了文字符号的人。殷墟甲骨卜辞主要是史官记录占卜内容的文字符号。史官不仅具有记事、记言的权力,也负责保存典籍和整理典籍,《魏书》记载李谔之“修撰国史……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辑”。这是中国史书中“编辑”二字成为复合词使用的最早记载,也说明史官的职责应该是对史籍有所编辑(修撰)。史官这种“司典籍”的职能一直延续下来,由于历代“史官不绝,竹帛长存”,中国的历史得以有延续不断的记载,并形成所谓的“二十四史”系列。

正如戴文葆所指出的“在考察中国文化时不能忽略大量连续的历史文化典籍书卷的存在……中国文化的令人惊诧的持续性,是编辑工作重要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在早期文明时代,在书写文本出现之前,会有一个长期的口述传统,在口述话本(Oraltxts)中某些言说是被作为权威性的东西来传述的。最早的文献往往是将这些口述的内容转变为文字的记述。”而将口述文献整理成书面文本的过程,也是一种编辑工作。例如,孔子承担了所谓“六经”的整理编辑工作,据《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自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所谓“述而不作”,本来出自《论语》,并不是指孔子整理典籍的方式。但是后代儒士对此有许多发挥,朱熹解释“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

《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章学诚《文史通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依照这些看法，孔子对旧籍有所选择、删削，甚至寄寓了褒贬的意思，但这只是保存“旧典”的一种方式。

《辞源》对“编辑”一词的定义就是：“收集资料，整理成书。”从这个角度说，孔子所做的工作是：将当时的“文献”资料，以“述而不作”的方式编辑成相对固定的文本，抄录于一定载体，以成为一种版本形式的书籍。自汉代实施“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孔子的学说以及他所整理的“六经”一直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自孔子订为“六经”，儒家学派有一定教本。“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文，从整理的准绳和经义的阐明上说是创造新意，“述”与“作”是不可分的一件事。孔子对典籍“述而不作”的编述原则，也为历代编辑整理典籍者所遵循，这是中国编辑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当典籍有了大量“书于竹帛”的版本形态并为官方收藏之后，西汉时期官方组织的编辑整理旧籍的活动，则为后代的官方编辑整理活动提供了典范。这次编辑活动的特点是，组织了许多专家学者，有明确的分工合作。《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成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而具体的编辑工作包括：广备众本，互相参校；校字句，订脱误；补缺去重，定著篇章；确定书名。最后将校勘完成的书籍重新抄录在竹简或缣素之上，形成官方认定的版本，如《列子叙录》所言“校讎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总之，先秦两汉时期，无论是私人编辑著述，还是官方校理图书，都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规范，也建构了中国编辑活动的基本框架。

二、我国古代编辑活动与出版的关系

如前所述，最初的编辑工作是与图书的载体形式相联系的，目的是整理成为一种有固定版本形态的书籍，这里简称为版本。《说文解字》解释“版”字为“判也，从片”，解释“牍”字为“书版也”。但是，作为一种

版本形态的书籍,只是为保存、流传或者复制传播提供了母本,至于以何种方式(载体)来复制出版这一母本,这又是与编辑目的、传播范围、复制技术等要素有密切关系的。

原始的出版方式主要是口传。孔子最初将口传的旧籍整理曰“六经”,以此作为私人讲学的教材。张舜徽根据“论”字的本义“是集合很多简册加以排比辑录的意思”,说明《论语》那部书的命名,便取义于此……东汉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更使师生相传、口头讲授成为儒家经典传播的重要方式。可以想见当时经师持竹简版本讲授,弟子凭记忆讽诵或再行记录于竹简的情形,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复制传播形式。

古人根据编辑目的和传播范围等,选择不同载体形式来复制母本。以文字符号“书之竹帛”的是母本,同时选择金石等坚固载体对母本进行再复制以便于传遗子孙后代,就是一种原始形式的“出版”了。而将编辑已定的典籍版本镌刻于碑石,向公众展示,以供抄录复制,这是官方经常采用的出版标准文本的方式。例如“熹平石经”,东汉熹平四年,蔡邕等人“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上疏“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这种出版方式是后来雕版印刷的雏形。即使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之后,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经典仍然采用过以碑石镌刻出版的方式,例如儒家刊刻的有魏正始二年的“三体石经”、唐代“开成石经”和五代“蜀石经”等,历代共有八次大规模刊刻儒家石经的活动。

汉魏以来,纸张的发明和普遍使用,为抄录复制图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以竹帛为载体逐渐被以纸为载体的图书所取代。民间还出现了擅长书法者代人抄书的职业(“佣书”),以及专门出售图书的“书肆”,可以说是古代专门的复制出版机构的雏形。

隋唐五代雕版印刷术开始应用,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提高了图书的复制速度和出版数量。这样,古代图书从手抄复制版本进入了印刷版本阶段。民间书坊的功能也逐渐完善,具备了将编辑成书和刻印出版联系起来并从事图书流通业务的条件。

中国书籍史根据书籍的载体和装订形式,分为三种书籍制度:简牍

制度、卷轴制度、册页制度。我们也可以根据书籍的复制手段,将其称为简牍编次本、卷轴抄写本、册页印刷本(雕版、泥活字、铅印),当代又出现了电子屏幕本(今人出版图书考虑到传播速度和受众范围等因素,可以同时制作印刷版和电子版)。而“出版”的概念,就是指利用特定的复制手段所产生的版本形式。或者说“编辑”是为“出版提供母本的工作”;“出版”则是以一定的载体形式和复制手段,使母本得以复制以便于传播的行为。

中国古代官方、私人和书坊都印刷出版过大量图书。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古代也有不少编辑而成的图书母本只是为了收藏以留存于后世,没有及时得到大规模的复制出版,传播的范围也取决于抄写及扩散的份数,就像当代上传于电子屏幕的图书版本取决于点击率一样,是无法准确统计其出版数量的。即使在造纸术、雕版印刷及活字印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之后,手抄本依然是复制图书的重要形式。例如,清代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先后抄录了七个副本,分别收藏在七处官方修建的藏书阁,其中江南三阁曾经对士人开放,准许士人抄录所需要的图书。近代出现的新式编辑出版机构和编辑出版活动的特征代表了近代意义的编辑出版概念。

第二节 图书编辑理论研究

一、图书编辑理论研究之缘由

中国曾是世界古代文化的中心,与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古埃及一起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生产与传播文化过程中,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中的一半与图书编辑出版发生密切关系,直接为文化生产、传播服务。但在封建集权、封建割据、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图书编辑出版多是处于一种分散的、自发的、随机的状态。尽管也有一部部辉煌、灿烂的代表古代文化之大成的文献典籍的出版,但终未能作为一独立行业受到社会重视,是一种强权下的附庸品。同时也由于其生产量少、社会影响小,不可能成为独立

学科,也不可能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近代,中国战争频仍,内忧外患下的文化顽强地生存着,直至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图书编辑出版业显露出典型的行业特征,积累了丰富的图书编辑实践经验,为编辑学、出版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主要文化事业单位,在旧中国半个多世纪里曾经编辑出版过不少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重要影响的图书。此时,图书出版已从社会附庸品成为有明确目的的文化生产,从无序开始走向有序,从零敲碎打逐渐系统完整。

如果不是经历了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图书编辑理论的研究会更加丰富、更加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成为被摧残的对象,编辑成为舆论控制的工具,政治完全垄断了文化发展的方向,不允许图书编辑出版有独立的“属性”,更难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对文化进行了反思。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精心构建一个完整而健全的社会文化机体,必须对社会文化生产、传播、创造的编辑活动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提高编辑质量,培养优秀的编辑人才。当编辑活动逐渐走向成熟时,图书编辑出版的学问也和别的学问一样,从无到有,慢慢地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学”与“术”是学科体系的两翼。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编辑劳动应用性强的特点,人们仅仅只注意到编辑工作中“术”的成分,对“学”极为轻视,导致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实践严重分离。“人们大多只注意到实践的过程,只注意到运动的形式,而很少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辨,很少探讨运动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很少归纳总结运动形式所体现出来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编辑’很古老而‘编辑学’却迟迟未能诞生的奇异现象。”统一认识是学科建立的前提,20世纪80年代中国编辑学研究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总结图书编辑理论研究兴起之缘由:

1. “术”科的进一步发展对“学”理提出的基本要求。
2. 传统文化力求革新,新的科学文化体系渴望建立所必需的理论指导。

3. 归纳总结丰富的编辑活动实践,以期借鉴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工作。

图书编辑理论研究的出现,纵然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怎样使精神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快捷、更适用、更有效。图书编辑活动已有了几千年漫长历史,但之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也不是偶然的。固然有知识爆炸,人们目不暇接,急需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到更有效知识的理由,但也有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期望。

二、图书编辑理论研究

一个学科的创立,意味着它有了被社会承认的需要,同时也说明它正在被社会所承认,当然它更担负着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责任。这是学科的社会性使然。

宏观图书编辑理论,应着重研究编辑活动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传媒等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把握编辑活动在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积累中的发展规律。微观而言,图书编辑理论主要探讨具体的图书编辑活动内在规律,揭示各环节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具体来说,图书编辑理论研究担负着以下重任:必须建立一套图书编辑理论体系,解决图书编辑现实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总结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图书编辑经验,并形成一套自身不断更新完善的机制。

(一)加强编辑基础理论研究,建立图书编辑理论体系

图书编辑理论体系是指编辑工作、编辑活动中已经系统化了的理论知识。它具有系统性、全面性、逻辑性的特征。图书编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编辑实践决定,又有其相对独立性。编辑理论必须与编辑实践相结合,离开编辑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科学的图书编辑理论是在编辑出版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编辑工作本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1. 明确概念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通过图书编辑实践,可从编辑工作的许多属性中,抽出其特有属性予以概括形成编辑特定概念。

编辑系列概念的形成是研究者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标志。因此,明确概念是编辑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编辑概念与其他所有概念一样都有内涵和外延,内涵和外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编辑概念并非永恒不变,它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

现将有关编辑的几个最基本概念表述如下:

编辑:按照一定的原则从事纸质文字符号或非纸质文化作品的组织、审读、整理、加工的人。(名词意义上的编辑)

编辑:按照一定的目的对纸质文字符号或非纸质文化作品所进行的组织、审读、整理、加工的工作。(动词意义上的编辑)

编辑活动:在一定的文化政策指导下,编辑人员所从事的文化信息生产、加工、传播等系列运动形式。(广义)

编辑活动:在一定的编辑思想指导下,编辑人员所从事的策划组织、整理加工等一系列完善文化作品的运动形式。(狭义)

编辑工作:文化作品的生产、组织、积累、传播等系列活动。(广义)

编辑工作:策划、组织、加工、设计、校对作品等一系列编辑事务。(狭义)

编辑主体: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编辑技能、从事编辑活动的人。

编辑客体:编辑主体整理加工的文化物品对象。

编辑理论研究中的概念远远不止这些,取得各个概念上的统一认识是共同研究的基础。明确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编辑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之一。

2. 建立并逐渐完善图书编辑理论体系

图书编辑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形态,它所研究的图书编辑活动的规律、性质、功能以及编辑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联系等所有研究结果都可丰富图书编辑基本理论,经过条理化、系统化后构成图书编辑理论体系。传统图书多以纸质为载体材料,当新的科学技术带来光、电、磁类载体材料时,当网络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时,图书编辑理论体系依然有其指导作用。当然,它不可能成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文化传播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价值观念、根本目的是不会改变的。对图书编辑理论体系的探讨是近 20 年来编辑研究的重要

内容,特别是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和编辑活动的演变,不断地为研究提出新问题,图书编辑理论力求不断发展,不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

目前图书编辑理论体系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基本理论型

即建立广义图书编辑学或普通图书编辑学,包括图书编辑理论、编辑方法论和编辑原理,以此作为各种图书编辑活动的理论依据,研究编辑活动中的共性问题,使其成为一门图书编辑理论的综合性、基础性学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理论实践型

包括图书编辑理论、编辑史、编辑技术,也有的把编辑人才论、编辑工艺也纳入体系,该类型最大特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是较普遍的一种图书编辑学科体系。

(3)应用理论型

即侧重于图书编辑应用理论研究,对图书编辑过程的总结、描述较多,对细节探讨甚于普通图书编辑学,具有较强的编辑实践性。此方法易流于经验总结类。

以上三种图书编辑理论研究类型各有千秋,基本框架都很清晰,但建立并完善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件易事,既需要理论支撑,更需要实践经验积累,这本身就成为图书编辑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图书编辑理论体系不是要人为地设置一个框架,而是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图书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不是对研究体系的限制和束缚,而是为了加快整个图书编辑理论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明确图书编辑活动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图书编辑、编辑活动都不甚了解,认为编辑是“述而不作”之事,“编辑无学”,“编辑学是应用学科,无艰深理论好谈”等,至于其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更不甚了解,认为一部文化学术史,包括思想意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知识的历史,都只是著作家与著作家单线联系的历史,抹杀了图书编辑在收集、编次、审订乃至创造性加工中的作用,更没有看到图书编辑在文化传承、积累、创造中的重要功绩。